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會試

人主察天之所矜務抑巳以從其欲而後道濟天下夫民欲而天從之天非自從之也以屬天子猶之乾父坤母絪緼化醇一付六子職有尸矣身爲天子不子惠元元娠育寡孤者何等也無曰高高在上聽雲壑漠搦斗柄訴七襄非鰥寡無蓋乎哉何以不呼君而呼天則又有代之呼者矣呼以雨暘之不時呼以日星川岳之失序其君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然屈君以伸

天俾天以俾民無不遂百姓所欲而止存於懷保惠鮮曷嘗不存於毒痡如燬哉民恃天天恃君君恃存百姓之道唐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太宗可謂有其意者其言曰去煩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真格論也夫庶民惟是所好者風雨也所惡者必搏蟄也爰暨小人雜耕牧於朝堂而儕耘耔於卿士也且呱呱而泣者非子也鳩鵠其形則同室之胏附耶各子其子所以庶民衆父之父

所以大君嗟乎知人安民知之乃安之安之乃存之昔者子羔刖人不怨以有憂人之色存焉故捐其剣肢割肌之痛而親其色泰愚黔首使惛然無知以聽從於巳是奪其明德也董子曰知愛衣食不知天氣天氣重於衣食天氣者明德也故捋竿而天從之殺長吏以應而泰民之明德愈醒婦姑誶俻則有或揚其言者矣存百姓先存其愛敬恭上之明德民萌也芽苗而導之猶春氣之生草也民冥也有汾澮以流其惡

大汗浸體不浹灌此矣且夫食監門衣大布勤
傳餐君苦而民不樂民所祈致於君則保其家
室也天子萬年也泮渙詠歌也鳩衆聚族各以
精氣神爽寢處於大君之方寸者以在躬之清
明如神之志氣也故喜怒好惡愼此四者而不
妄發可謂天矣妄發則精氣畔之神爽離之中
央之帝一鑿而民於我遽盧矣非無民也乃無
心也無百姓之心不足以存百姓我以爲百姓
僨驕渙潰狂奔四出之戾氣而天以爲百姓之

明德何也非百姓不存於心而主心自不足以存之如驅愛子而出也又不建鼓以求也無辜之齦腥聞久矣先王不唯甚愛其民抑甚虔其民息事寧人敬奉天氣數於民縣乃在位不廷辱而訶譴之也和吉言之而已罔俾易種新邑而已厥心違怨則皇自敬德而已雖愛之心足以相死若夫撞鍾舞女用之日新則有以刈殺識者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則有以聊撕姑尤之人猜者而無得罪於百姓又稱之爲愛君其無

得罪於百姓則無得罪於心而有以存之也漢
屢詔寛大至錫無戰之勲閒不耕之粟所延幸
無治道韋馬使貧弱有利吏以文法教訓辨告
勿笞辱民唐六條課吏分遣大臣循行諸道疏
其名於屏與偕坐臥百姓如寄諸懷咼問報哉
而壹閑三老以公卿噤口上太子之寃馬嵬父
老以戎馬間關定社稷之計則亦其民愛敬恭
上之大驗也甚哉恩其民所以去之明其民所
以存之雖然施報非古也試論爲君之大道夫

溥被饑荒二千石不預其備則飛相條上之矣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稍倣古限名田則嚴安仲舒臚列之矣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歲或不登民食頗寡素有蓄積以備灾害則不啻減大官不受獻而已君天下者而不聞此也可不可也泛舟之役怨其君恤其民邾莒小國介於大藩百姓戴之亦以永世君天下者而不若佻國不若小國使魯無鳩可不可也武有七德安人和衆二焉介冑而恤之胞

輿而徂之可不可也漢武治兵三十載不加賦而用給軍輿所至棫漕有二百萬石者捐隴西北地上郡之卒以寬天下之繇四征弗庭而寬之一方薄伐而援之可不可也元年免田租之半史不絕書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昔任土以作貢今地蕪不治流庸未盡還而倍其征入野荒治苛上丞相御史以聞何人也或粲粲衣裳或夢夢赤芾鶴而使梟而散鴻雁無宅邪吏行弊政倦吏治薄民甚者嚴

法刻深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矣朝廷赦之而吏胥不赦蘇軾云數十萬虎狼在民間者可不可也雖然猶未盡爲君之道晨正農祥豚其溝青故三時農一時武不存百姓而兵乎螟蜮書大無麥禾書司民獻數拜登天府不存百姓而史乎大昭小鳴降爾釐僰四方以和來矣不存百姓而樂乎攘其左右且囊槖之嘗其肯否且漁獵之受大者取小矣不存百姓而田租可廢田畯可罷乎豳雅不賡豳鼓不擊乎老物不息乎

餓芬不登於俎普存不顯於帝矣不存百姓而祀乎存百姓在左右民其道法陰陽適中之泰泰言進君子退小人則知人之事知人則安民之事安民則明其明德以存之之事左書而右息之民不存矣左右者急之也欲左則左欲右則右以人主爲百姓之左右而存之至矣所以然者天在民之左右故救之不急其索諸枯漁之肆矣甚者扳之數十萬虎狼之窟矣此必先之說也夫唯諜人之保居則叙欽欺不肎好資

歟使民自取吏焉必取其愛歟百姓存十之五矣抑并兼弛無藝田其廢田并心積力如讓畔異路舉孝弟貞婦者爲一輩宜上殿歟百姓存十之七矣如封富民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公卿日陳康功田功天子齋戒受質百姓存十之九矣天矜於民者也必從其欲者也卷阿之媚庶人假樂之宜民天保之日用飲食豈巫祝之祝哉祝爾萬壽無疆天必從之矣

擬

上御　幽風亭召尚書李時等同觀　西苑收

穫謝表嘉靖十年　伏以　維新

帝命　西苑懷良苗之日新式穀周家　幽亭

樹有邰之嘉穀肆收穫如成人有德祝

聖壽頌兕觥無疆俾臣子咸知稼穡艱難自

廟堂躬行庾廩節儉慶又始於耕爕喜先溢乎

班嘗臣李時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以

八政首農兆民允殖田畯至嘗其旨否挈饁郊

原後世賢師吾儉勤移根禁苑勤我稼事非類

必鋤佃彼莠田不殖將落譬彼總角漸以突弁
無若惰農自貽滅裂故豊年期於必獲猶修道
迄於終身而況廟堂耦小人之十千幽領卜周
曆之八百陳常時夏撫愛景以字人克配彼天
穆薰風而扇物自借父穀粗慮有德色易子數
骨莫之省憂故雨暘失時民且狼顧而漢詔振
救歉若春生弱也欲孤長也欲居熟也欲扶禁
其苗竊餜獨者帛貧窮者粟癈疾者貸無滋土
崩磽隱靡所農桑徙寬大郡俾荐臬莽長安雞

傳蘇運自丞相下逮至都官導巴蜀致之江淮給種食勿令收責未央長樂不撞萬石雷霆之鼓鐘太僕水衡常減穀食肉食之獸馬試吟子建耤田之賦猶知百姓素朴之艱懷有虞而撫琴親賢遠佞帶橫阡以經陌理政封疆雖誇句奪風雲其如治沿螟縢恭惟

皇帝陛下　受命溥將　樹人豐豫　耕仁耨義坤厚庇葛藟之本根　沛雨油雲乾剛淸宮府之穴漏繼

大君之統則　代來入帝首詔力田問
天子之年則　羲馭騰輝奄覩銍鎛可使禾繁
懿桑之女春日載徃載來一聽莎雞螇蚸之聲秋
蟲自鳴自止觱發栗烈風高隕籜之威肅霜滌
場人凛鑿冰之政剝棗穫稻坐致挃挃栗栗之
餼食瓜斷壺豈有一摘再摘之嘆聘言觱豳風
亭西苑儼如
宗祖在羹牆撫降康之辰念率育之始茀豐草
而種黃茂芟柞宛然頌斂香而歌椒馨崇墉如

積俶載億秭驛達虔百室之盈簸蹂舂揄茨庾貽寡婦之利我藝稷黍蒸畀酒醴豆登香升肇祀而禋

宗廟秉屋播穀取陳以食農夫　詔臣等於堯耕舜稷之中識禹儉湯勤之意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　翠華黃實

禁苑秋深藨蓘至於碩庭勤耘以顯令德

聖容睟穆宛主伯亞旅之從容

天語叮嚀推塲圃禾稼相敦勉握粟出卜京我

時伏願　擊土鼓而穀士女　命田祖以清盉
蛆無若箕不簸揚斗不酒漿祁祁興雨即使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孜孜降康千斯倉萬斯箱烝
髦士也古人多似續無此疆無爾界惟辟王哉
嘉靖屢豐年則慶源多黍多稌晉爾戩穀而大
田靡隰靡畛貽我來牟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第一問

賈誼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此時務也誼達國體持論若此其新書雜取大戴明堂位禮經諸學當是時三公三少掌體貌和義行章敬恭選博聞有道術者衛翼之横經高論首春秋詩禮問及風俗故志于是天子不經不法不姻戚不惠民歌笑在前賢才在後則引義糾逖故前有與慮後有與討非簡聞小誦矣且太史緼瑟太師吹律則在娠之學鮑魚弗登則飲食之學僕

臣正愼簡女侍女御則賛御妃嬪之學是以簡練於習成熟於師昔堯舜治天地之事學天地之學其他必從見聞入以見入者伊尹于太甲以聞入者高宗于傅說人主見聞與經生異聞則遥集帝王而告語之見則直咨欵其祖先开堯之學開天曆象授時是也舜之學開地十有二州是也文王反先天爲後天是謂人學人學必得力于險阻姬公教成王從險阻逆入無數其康事而學力見矣次若漢高于陸賈賈言

不迂漢家寛大其臣多政事才皆出此高語太
子賤祚省書乃知作者之意殊悔前非故一代
多明辟當是時詔雜舉通達國體充博士位徵
天下逸經古禮曆筭鐘律爲駕一車軺傳遣勑
公卿習月令其不事學及不能通一藝輙罷官
於是講求理道博盡羣情而間有保殘守缺則
訟言擯之矣又次若唐太宗於李靖靖稱符堅
善用兵太宗立取傳觀之而劉項皆非將將之
君孫武十三篇書僅爲空文所誘古今兵法讖緯存

之乃以癈之聽其言大概宿將漸凋苦心商確
豈效訓詁片語哉說者謂夜分講經歲周御覽
隻日不癈講讀無救於亂夫釀亂非由講學未
嘗不是也太宗四部玄宗質難宋仁論語哲宗
經筵其臣虞世南褚亮盧懷慎孫奭程頤范祖
禹輩多端士庸詎非講學力也
皇上以放勳御宇之年周成訪洛之會四郊多
故則大學問大見聞皆得力于險中以艱難其
政事入而神聖天授好學勤政臣子敢自非薄

負
光考憑几必爲堯舜之訓哉宣尼好學首發憤
天子發損𤄒失地之憤則學大臣發持危定傾
之憤則學羣臣發先公後私之憤則學閫外發
鞠躬盡瘁之憤則學令日誰所不宜學者誰所
不宜憤者講學先修德上下各修其德一入廣
廈一啓牙籤一開緒論於是黼扆動容黃髮竦
聽左右前後且愕且懌而講臣殿溢忠悃亹亹
勉勉中夜以思起居懼閑游觀之漸言路懼開

厥棄之漸詰姦懼開告密之漸勲戚懼開典兵之漸因事納忠如防潰堤其功高輔弼丞弼之上其機捷拾遺補過之先是以罷顏料減織造商鹽課皆從講筵得之與其微妙詮理不如剴曉陳事與其駢偶成章不如明白得指益有以大懼發憤者

高皇帝謂李善長曰點簡此身與心若兩敵然自相爭戰必求至當有以大悟發憤者學士解縉等進正心講義

文皇帝覽之至再曰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
無所增加則自然無事有以大慎發積者
章皇帝曰朕祗承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奏
請必考舊典有以大疑發憤者
肅皇帝曰堯舜湯文以後孔孟以來數十百年
統盡歸臣下朕所深疑若　本朝講筵家法有
諭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承籍丕
丕國家之重又曰人於學問以先入之言為主
辨其可以經綸天下者不必辨章句工文巧而

肅皇帝命張璁務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關係
目前者入告尤至諭矣生近而引
孝廟左於劉大夏右於戴珊則近侍以講官一
言切責
世廟朝於洪範夕於無逸則鎮守以閹臣一言
立罷是講學明効也生又近而引
神祖初因輔臣進帝鑑圖說指陳痛切於是自
圭有問大寶箴有誦講酒誥戒崇飲感陸贄之
切直義董宣之强項善漢文之按轡故內有想

齊太任之教誠立而敢斷深藏以爲神博觀以爲明罷貞觀政要講禮經尤孜孜於春秋衍義除兇戡亂父講學明効也若夫朝見皆得人陳疑義錄示講幄輔弼面決部院間宜章奏博詢儒臣臺省以次輪侍若楊文懿王文恪楊文襄章文懿諸臣言之悉矣且三楊顧命早朝月言八事說者猶謂宜復午朝初制云夫謹於尊天慎於養人精練左右決斷狐疑此帝學也學太節則知閑太博則業厭亡法之議難以斷吉凶

以學決事亦主所斷也寔劍之威也因主之神故積累精以自剛其必講學也夫

第二問

蓋聞智居冬官屬司空置空虛不用之地孰知貞固介石正在不用哉貞固之乾則進退存亡消長之智是介石之豫則剛柔微彰之幾是夫乾德施溥博而退喪亡設險其前豫則宴者盱者鳴者旗亂轍靡者安凶咎吝至而吉之先見巍然揭萬夫上蓋智者非爭一先爭一正爭一

介也不能介知進存得已矣能介而後知退喪亡然于乾不于豫何也空虛不用之地乃嚴氷苦霜丈夫立足之地而豫則甘雨和風小子狎遊嬉處者也且玉溫而栗貞義也何以不玉而石不堅確玉亦僞矣不明辨玉亦穢矣故強而立亂而敬擾而毅皆石象也朝受功夕計過成幼不倦則有業人矣其人石矣容靜多內力則成事人矣其功石矣陰符盜陰陽之機不知陰陽之正善讀六韜卽情深欲得一語指可概見

子房素書豈辟穀一着奇哉如辟穀已也亦寥廓而獨寂矣夫釣者情深欲得貪于餌也乃名介不名貪伐紂扶漢皆素所確辨者臥龍佐蜀僤之以威懼之以法大破劉璋積習若草盧之對流涕表出師猶是指陳利鈍非介石窾要所在夫介石窾要則惟是進退存亡得喪剛柔微彰間如與國工對奕毫無輕着錯着而已矣晉楚之役荀首善謀隨季善辭或設七伏於敖前或戒舟師以先濟則介石也二憾往矣以求卿

求父族之弗得則鳴豫也充國上屯田省輸輓
誅零威罕治湟陿道鮮水從枕席過師決破壞
在來春屢詔不易則介石也二將軍窮天子之
精兵散車甲於山野無後咎餘責則冥豫也泥
水預有處置則安石賭墅雍容遼后失其愛倩
則萊公飲博盟質而令公單騎涇陽感之惟誠
成之惟信且與子晰明剖利害豈不顧死生不
問身家者唯竭誠捍國家至固至審身名俱全
則介石也張浚提師八十萬曲端諫而殺之寇

至倉卒詐張崙旗幟不亦羞乎要其人潛善黨
豈惜一擲哉則盱豫也嗟乎智者知彼知已不
知彼亦必知已今舉世不知已之何兵何將而
言戰守不知已可以兵無兵之兵將無將之將
而言戰守之是非是必天雨金地湧粟涸若耶
之溪爲銅呼韓白之靈提師然後可而世豈有
是事也兵法多方以誤之今多方以自誤誤國
以自全皆曰予智夫氣發于星辰之際拂鐘無
聲應機立斷譬飛兎流星龍驥不能追此最上

應變之才也智衆也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
足以慮化亦智衆也聰明者英分多得雄之膽
而行膽力者雄分多得英之智而立智之半也
若依似間雜徑露而單持智無矯矢理綸之謀
智之反也亡已則愚者乎憂國如飢渴乎則察
其乎淡而後求其聰明乎故曰未聞奇策固守
之臣不奇策何以固守抑亦有狂而操利兵迷
而乘良馬者矣日張進存得之狀顯據退喪亡
之實以奴呈身以奴起家漢法司隸較尉策其

不變者此之奸細不詰而問菜傭奚益王義之與殷浩曰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更與朝野思布平正夫介石平正之象也繁露有云正人爲一選然則貞固介石其唯正人乎

第三問

廉者法也一日不廉一日不法一念不廉一念不法父子兄弟交遊之間一人不廉一大不法故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不生大辱者

計弊羣吏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辨不法非廉也六者全則廉其法矣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故守相不實選吏不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取名譽則茂才孝廉歲凡百數適爲樹黨詬之嚆矢耶儒者不屑齒春秋大夫然有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歟有莒僕以賄來必出諸境歟有求玉環必問君大夫歟有宋罕至晉尤其治室歟有孫文子受規終身不聽琴瑟歟有辭邶殿十六邑歟有受下卿之禮歟嗟乎尹

嚴一介之取也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
提徑自一介之與絕之無不絕矣使與一介取
一介不明農不讓後人于丕時而可伐夏救民
輔孺子王則伊周弗急急焉且二叔流言不利
非斷斷無欲天弗動感而我徂東山皆功利之
局碩膚几几亦因緣之徑矣尹非弗顧弗視又
能于桐復辟不戚我先王乎俱無耻主最病以
不廉故不法卽欲各求索自快豈可哉漢孝元
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水衡見錢多也楊秉討

日受俸則却故吏之百萬楊震夜行不媿則慊獨對之四知上壤墻之珠袁傳法矣封袁毅之絲山濤法矣不然官燭爲留切床敬祖裴潛涖矣他如郭丹董昆丞相弘位漸尊而衎縮畝入坐無完簞飯粟被布曰與庇室寧富民亦足多者祭征虜家無私財稱奉公憂國不亦宜乎大則爲伊周武侯小則爲公儀休羊續輩總之不昧一介夫法與廉視與貪佹欲理之主閉利門生竊虞貨賄之入出矣數十年來積于內帑

積于貴倖積于商賈積于仕宦皆積也漢抑末
不乘馬不衣帛以困辱之法足矣他所蘊崇皆
能召致不祥無積而不化者今
聖天子發帑助邊少府出而臣子之筐篋不出
豈惟不出又附贅之借曰捐金不問能破強虜
上首功擊牛酒羅英雄使上智之士行間乎乞
人之死不索尊索其財乎兵逃餉亦逃兵死餉
亦死乎士大夫故汙辱其衣朝府大吏自挈壺
飧入宮和洽所譏也在今日猶當北面事之東

漢不任三公而議者直訾婦女之簡押不簡押亦奚不至哉必也人懷秋㦸士蓄霜斷以此明詔海內空無有不媿赧决奮如劍淬其膚乃在其頸者也雖然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法莫大於用人宋單州政事皆委文吏究也銓院除人無一往西北者與多用誤用究竟無用孰若精遴武臣而厚其權集其勢今非盡乏人也不深入霆擊不知爲戰將不矢盡力竭不知爲死將迫戰而苴陳之死而張許之則想魂萬里之外

矣昔之知人也於銓櫃今之知人也於祠廟猶謂國有法乎無望破典籖沿例且如漢武四科所稱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者爲一科亦可倣其遺意否昔刑人反信今賞人反惑故曰重壞臣爵祿輕壞臣廉耻驟蟒玉驟公孤服之不衷災襲於福富鄭公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亦是思矣且以宋之弱任子減於宰相推恩止於袒免則給事光懋疏陳請不繇撫按一切寢閣可法明

旨乎況于部復嚴察不行于科參問途路于江
黄僅九百里仰鼻息于部院直千萬重則有隆
慶嚴立勘程以施殿最可法西虜借奴挾賞弄
邊吏如小兒空盡精厲氣若高棋議守邊者有
勞蹟與擒斬同功襲故常與失機同罪可法彼
臣以愛錢巧作不愛命之懦舉武臣以愛死巧
作不愛官之澹徑士大夫之所匿多于厮養並
之所竊憚刻荐而甘白簡天作時作將士不作
甚無紀也夫文武大吏之心固人心何患不固

朝廷之法行文武大吏之心何患不固
章皇帝曰唐變府兵之法武夫悍卒得專方面
而唐亡宋變賦役之法朝政反覆國是日非而
虜入二者不幸類此則有勳戚不典兵與屯鹽
積谷不加土田之例而胡不法且夫疆土者國
之營衛法度者國之筋脈故壞法至與損疆同
罪借曰誕膺初服宜寬大則怠棄威侮不召六
卿荆楚背叛不勤殷武四夷交侵下民卒癉不
賦車攻六月文武境土可胝擅不復而再刑錫

刑甫刑竟害有道之長矣不朝賜杖受賂賜金
與輿康舉孝考試功能者殊其弊指大於股肚
藩入諸道兵不至以無法也然亦頼有強勁大
臣如李德裕輩執持成憲雖藩鎮坐大而倉卒
號召卒降黠虜平澤潞獨有宋上書煩冗宜勅
條貫講議詳看遂至不可藥耳確貶嶺嶠純仁
懼開端朱熹嘆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
視而不敢逐必此一言故大臣以無欲行法小
臣以有耻守法吏皆平潔愛民亦破虜之一奇

也

第四問

今天下寇門庭矣乘漏舟駕危濤矣不敢不和亦不忍不和叔向曰是相積惡也則梁丘據之同樂王鮒之從其君而五味之有美欬五音之有淫慝也君子必報德小人必報仇是以不和不和乃和也范文子不欲戰曰令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若文子可謂和矣夫國家有道法則不患有意見而用意見所以平意見

不患有議論而盡議論所以息議論故調婦姑之勃谿泛同舟之胡越意見長即意見化矣汲黯斥張湯于李息湯伏罪思黯言秩黯抵息夫黯與息私相告語天子緣爲賞罰則議論盡議論盡即議論泯矣前代不和則爭爭則黨正以無道法耳古語有之仁人不黨欲見不黨之君子則欲見不黨之仁人夫孝者所以事君願爲事主之忠臣則願爲事親之孝子周公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祖而忍于掉臂其親漠然理亂

莫之省憂巢仁人孝子共怵然耳李贊皇曰君擇臣士求友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能赴急則和以黃金壽絳侯將相交歡卒誅産祿能燕居深念則和無深疵潛釁隱過匿瑕故高下險易皆可就材能見短則和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言之懌矣精色從之能蹈理則和精誠所至貫長虹而不變渡易水而不寒能龍從崔魏久不崩弛則和賈讓云使積水多得有所休息寬緩而不迫則和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見刑

辟幽不見神怪理明膽决則和自顧愈重其合
愈難難合自重則和若然不患其多言而且唯
恐其不言且夫道法之舛至今極矣倒懸跂蟄
春秋不議役佚沁水山陽野王不鬧訛諍伏燒
屋之下而自益燎原之薪坐漏舟之中而自决
東海之水此一無道法也曾識勘報角雌黄於
舌爭洽比婚姻課職業於肴酒駑駘騏驥之
足鸞鳳雞蜩螗之音此一無道法也平居恣出
入而臨敵動色於錙銖士卒呼庚癸而寇至擲

糧於倉窖無事不爲地撑官有事爲官易地此一無道法也五日立限註銷載在會典乃至軍國待命於重遲之文移溢任踰年叅處特爲肘

平乃至危疆蹂躪於大吏之偃仰敗則倖逃其死濟猶覬分其功此一無道法也遼左僅傳犍褒之塘報寄心腹於虎狼罰微幷無屓卿之蠹

九嘆差池於羽㕍沿邊旣苦牧臣之少專閫又苦文吏之多防邊之兵防海之兵總是塵飯之兵京城之築山海之築盡歸道傍之築此一無

道法也從古無此賈人牧豎車載斗量之監吏盡以奴虜而得官國家非有康成文景貞觀元祐之積儲何堪假名以攫帑募兵晝錦幾送如繡之江山盈槖夜光半擲逢迎之海若此一無道法也右屯有糧而不發蜀帑可解而無人赤斬郅支之頸而陳湯幾困于刀筆故遲函谷之救而包胥空泣於秦庭岩關呼不應之波臣將吏以逃海恣漁海登萊聚不用之兵卒地方嶽饑民滋亂民陰求才智夾袋果納何人口晝戰

書麟臺若爲虛席此一無道法也加派彌益而
年例之欠愈多服官惟淸而胥吏之蠹日長以
颫馬牛之地揮左右手之鞭誰爲轉餉關中徒
說屯成五丈此一無道法也刑重內畏內畏外
堅而囹圄半積乎金紫爲上惟周爲下惟定而
奉行首篋乎絲綸捍石勒而折王敦誰擊豫州
中流之楫走契丹而平元昊不同韓范歐富之
册輕兩部十萬生靈聽鼎澧五州圍困骰尸三
非而戰骨秣封詞隷月加而帳下不悅衣黃袞

白孰成銅柱之勳亦囊皂囊誰上金城之績陣
亡買破屋以求郵戰將索重賄以遷官昔希烈
屠於仙奇師道戮於劉悟今也金踰萬爵通侯
而不購一用間之士劍屢賜寵洊頒而不動一
報禮之忱此又無一道法也最可訝者懦夫辦
一逃貞士亦辦一死死何容易張中丞以三百
餘戰保捍江淮與子奇相持雍丘雖暘當其有
死之心即是有生之氣若平居奉職循理而不
得則臨事致命遂志而亦不得何不慮之甚也

此又一無道法也無道法安得不以真意見真議論砥之則是臺諫之言惟恐其少而一切徑於言者可禁割勿上也士大夫惟恐不作而行之而一切因事射利直繩以三尺無溷視聽也總之以知人爲先務尤以朝夕計過爲先務言者不必以一事之偶誤自執其成聽聽者不必以一言之偶舛遂槪其生平故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是謂禮義積而和親天地之美起抑何黨同伐異之憂哉

第五問

今天下急宜罷者召募也加派也伐胡不過百日錯猶以多發遠縣殘費巳先多亡逃自賊殺今置隸屬文武贅京朝官爵廢介推者給金四出買鄧國之逃兵歲糜千萬不待覆軍殺將無具甚矣正統戶書金濂條上募兵非直屯大名南直屯淮安山東屯臨清河南屯歸德陝西屯長安一備京師一備藩省未有不遠數千里車不休傳折輓路窘乃望人懷怒心流汗相屬者

也不待殺人于路空國挈逃亡具甚矣向也漢徙者號泣而送之強提荷敝衣至今挾賞盜劫中道亡歲三募即其家不貧誰爲徒跔科頭貫願奮擊用多不如精用遠不如近增新不如汰舊在在募兵不若在在練兵願籌之司兵者

國家屢肆赦小民不見德不論額輕重地豐歉繩以加派廣寧之潰軍潰民亦潰西川之叛吏叛民亦叛上不罷下將自罷張敞曰但令罪人出財減辠贖於繁擾良民借使天下大亂下尺

一詔聲淚俱發解佻謝過似今巳之猶市惠乎
無望取食於敵而官山海相水泉爲室屋具田
器銅無下布鑄無隱屏如宋出內府眞珠估錢
則十庫攺折宜索盡罷豈遽出入粟拜官戍重
泉移甲兵者下巳巳用兵悉通融鹽法黔之役
滇蜀井鹽謅往中納次則減官祿華冗費裁輸
粟冠帶例未嘗議加賦且
祖宗朝州縣有餘積旣汰華民無所餘益以加
派國有卒然之急勢必請帑故加派一日不罷

即請帑亦一日不罷願質之司餉者有不可不備者薊門之虜宜大之虜三秦之虜甚也先之冠急在宣大而備在遼東則奴急在遼東而備在薊宣大况順義帳下之歛套中二千之行吉火賔妻青海卜卻所在見告彼時遼東有一王翺大同有一郭登今何人也韓襄毅起于浙臬王新建預置贛州令事事倉卒乃求可若何也有處不得不用之勢實無可用之着則榆關外之西虜漢擊車師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

京師者皆先賫發畜食迎漢軍王各自將元成
間何奴得絕世之嬙媛願保塞侯應議罷邊備
非是今都門重城薊門隘口三屯要害京東州
縣桃林喜峯古北諸口有雄柵否谿谷水門能
平治否奴圍塔山距寧遠甚咫保不因糧于三
十里之覺華島否永平能外障否前屯中前能
綴屬否不築中前能守山海否南則海口不飛
渡非則一片石不直衝否宜修敵臺橋梁之跡
否空國流民另設巡撫如撫荆襄否謀之屯能

予冬夏衣廩否遷常居者以屯爲戰否庚戌三
衛何以嚮導兹西虜何以助奴二萬近如朶顏
強如宣鎮咯慎能握其情形否所給備善否總
餉駐地道里不阸絕否登萊不能應鎮江能應
山海否孤懸一軍於朝鮮不爲非關之續否鎮
江之撻朝鮮至今都護宜降獎諭否能聯麗兵
使覺華右屯三岔旅順四衛漸呼指臂以窺遼
陽奇兵徑趍撫山老寨否又得無如招礦參伐
魚皮盡畫餅否使奴分力於海我可盡力於關

六軍烏龍江一軍九連城一軍海蓋套三面受
敵闕之銳師南出高平堡北出舊遼陽與海運
三師合庶可議恢復否登州至鴨綠江六千里
各島可屯聚否史稱敢勇深入歸去病石亨云
漢唐皆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今求一免
冠徒跣稽顙請罪之將不可得又求一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之卒亦不可得有爲靖遠之蔣貴
威寧之朱永忠肅之孫鏜姚洪否有亦不識識
亦不用執枚盜鑄于郭囊召落魄於余玠汾陽

俘囚武襄黥面能一張其氣燄否歲歲言屯田
能如棗祗之許下杜預之襄陽韓重華之振武
否京東水利有趙信臣召過其人否鑄錢如劉
巴否造舟車若劉晏大度不敗於寒儉否錦衣
之襲文武宜並用否死事有一算之復否安南
神機槍法師翎置活漑機銃箭彈互發銃首三
刀上斬人下斬馬郭登石樅偏廂車戚繼光兪
大猷輩皆踵而起者能以長擊短否募兵宜聚
京師亦譁否能滅騈拇之文臣否能平京通運

糧無稍厚薄否父直十五連坐張翼虎陣能破
其法否嶺外四隅宜各立小城以遏虜掠以頓
募兵否增蓟兵否嘉修嘉靖庚戌外羅城否于
忠肅力排主遷邪議必罷兵樞王驥於南京惟
實南而後可以守非當其時大敵在門楚黔告
警遴選銳師出能臣分道薙滅不踰時日益惟
四征苗夷而後可以一清剿虜此不熟偵萬曰
用虜用虜則以貞觀之強也頡利授首噘墨華
而蠻夷帶刃宿衛所資首太原馬二千匹李興

兵禁庭香積之捷驟掠長安陝州責雍王不舞
蹈可爲殷鑒今惟一意自强使西虜畏我不敢
與奴合耳畲酋實乘播孽水西足扼其吭懸重
購購之仍限督臣時日速勦雖毋握于兵必有
族屬可坐支解畲賊之具也忠肅令石亨等守
劇地每營二萬截殺於土城外者半而自與范
廣提精兵督戰嘉靖庚戌勤王之師皆至城下
上御奉天門立逮立斬令今此有奇策乎急汰
營軍老弱以補召募上下其賞因賞爲練吾未

見十萬之營軍不賢于四方之募卒也

薦舉策

唐虞用人自師錫有鯀一舉而元愷岳牧皆以其世姬之子孫爲顯諸侯說者曰用人之方未盡化也湯乃索尹莘野之中厥後築巖惟肖再徵傅說故曰立賢無方無方而後盡豪傑之用非執中何以有此執中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知人以官人官人以安民洵帝者能事或曰二帝之世各精一職不耻其不能非也彼鍾開物成務之智奚所不兼皐陶司刑而論道邁種德

而德乃降益掌虞山澤受法焉而陳無怠無荒之訓然當時日薦人以自代帝皆不從帝薦人于天而天從之益諸臣無所不能而知人之分量實遜于帝猶曰惟帝其難之難之者帝之能也聖人之取人也尚德枚卜曰功臣使民興賢即使民興能録德而不録無功之德貴賢而不貴無能之賢故足術也漢高以富貴尊顯人所得富貴士急而求人不吝爵四人尉趙子弟如雲如雨安在哉知足知止遂壯二疏行色兩恬

士耳元成之季低佪田宅貪進不休詧莽稱臣
廉節蕩然二疏之識遠矣恭惟
高皇帝敦禮崇儒尊經重道駐下鎮江　詔徐
達訪秦從龍親至龍江迎之從龍盡言無隱下
徽婺唐仲實姚璉等以儒士定大計及開設郡
學則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甫下浙東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以胡大海薦創禮賢館於建
康稱四先王李文忠之守金華也諸儒王禕許
元黃天錫亟與登進夫大海文忠赳赳武臣耳

蓋求賢真實心誠信于其下也此儒士辟召之
始也于是立文武科取士法應文舉者察言行
以爲本中式後有十日試騎射書筭律之令欲
得賢人君子而用之此科試之始也當是時彌
天羅士猶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十道訪求而桂
彥良召入侍大本堂訪道曰道在正心諮政曰
用德則逸用法則勞
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既而暫
停科舉令有司先德行各舉所知必縣正官會

同耆宿達者罪法嚴而詳矣慎選老成七十以下郡縣禮送京師比之呂尚蹇叔次者伏生傳經以齒高下其官晋翰林六部及臬有差此明經歲貢之始也北方喪亂之餘欲求方聞之士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俾徃分教益教職之重如此此國學錄用之始也吏部舉明經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而濟寧儒士張寧之徵幣又賁于路矣秀才張宗濬等俾隨春坊入直侍講進說民間利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

諸與故以爲常不于破資格中寓敷奏明試之
意乎天下學官入　覲者詢民間政事多應對
不稱旨獨門克新王俊華擢左右贊善　諭曰
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此教官拔
擢之始也夫旣不愛高爵厚稍而大儒如陳遇
李聽辭官撫見稱先生者遇與彥良之外無多
覯者儒鮑恂等四人七十餘矣悉官大學士固
辭放還從古安車蒲輪之聘就官甚少有幣帛
以來之未始縶白駒而維係之使人名利之心

皆畫以風示有位庶奔兢皆絕耳
文皇帝乃求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重
百濫舉與蔽賢並罰亡何洪熙間有以賄賂聞
者始嚴保舉連坐法宣德間初設巡撫一時藩
臬知府知州咸得其人而文學才行之士所在
有司及藩臬連名署上吏部審驗奏聞量授責
銓臣綦重矣京官三品以上得舉方面郡守出
招隱猗蘭之詩踰年不舉一人於是楊士奇楊
榮始舉黎括等　召至榻前諭吏部怠忽降勑

責之猶懼後世無高宗思道之心致以夢得鄧
通識用王梁爲戒眞萬世用人之鑑也吏胥皆
登進爲名卿矣今自輦轂逮郡國刑名錢穀
兵馬盡竊于其手不啻虎狼數十萬殺之不能
恐顯庸之乎夫設科取士懲漢唐宋之詞章又
懲勝國權豪勢要招納奔競賄緣竊祿志士恥
遯故特重科舉以趣之又必試之廷考究學識
行之數百年忠孝廉節輩出廼風氣勝而舉趾
高抑奔競宜自甲榜始宜自登第授官之日始

如赤縣之長也鄉人或推之治地或援之從王
大夫乞官途徑漸熟缺未出而先爭官甫陞而
營陟昔其躬如奔車以官酬官一中陰陽之患
則以命酬之選法貿亂吏不取民之所愛任不
酌地之所宜甲科之貴於人如故也而貴巳者
無幾矣一榜起而誚之口是叢狐免之窟也仍
攷甲之所爲明經起而誚之曰是玷賢能之書
也仍攷乙之所爲山林隱逸古不賓之士也亦
駪駪焉日夜思售其贋眄倣三途以宾鴻之捷

徑而於是弊也極矣或借徑于猾胥或乞靈于竿牘或敗賣于錢神或賈譽于牧監甚有白璧反蒙薦之類循吏亦苦薦之多即限一疏薦一人而仍濫也崔祐甫悉除親故或謂在祐甫則可思謂在祐甫亦不可親故知踈逖不知所知親故而已奚官人之有其弊也卜人才于一紙動寒灰于一牘背親與故啓之也程顥悔薦太又或曰願待即百受人欺無使好賢之心稍替竊謂不然斯言也爲大臣養量可矣誤國其離

慭之夫轄屬旣繁舉劾歲報往往以乙榜明經
充數者勢也故薦舉煩而三途並行之法中格
者亦勢也郡邑非薦不最閒儒臣非薦不民牧
武臣久不薦者斥率天下之人皆智盡能索以
奔命于一薦安得不舍職業而營之皂囊日上
如山如河之聲日嘖于耳卒不言治狀若何非
不言也責成者錢穀卽簿書期會有所不暇况
躬行教化閭課農桑得無有曹起而非之者乎
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然自朱邑尹翁歸韓

延壽召信臣義縱朱博尹賞黃霸龔遂輩外至
書弗及則薦人之途自監或捕盜賊或斷獄減
或與修水利皆有名迹殊功異行歲從尚書省
諸司上于考功考功法以能撫養役使爲功非
俟爲卓異者比宋以戶口減增升降州縣官壹
意愛養百姓非箠楚入度支箠楚之餘入私橐
比然且請托之風浸淫不免况弊焉者乎且言
官力能薦舉人者也洪武間給事中有薦士堪
牧民者曰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高皇帝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遴使
牧民未見其可豈薦舉重事即言官有宜慎重
者耶即一令猶須歷練耶正統間歷城民張延
齡等言知縣鈌丞熊觀廉謹寬平宜補
英廟曰有司賢否覩民心向背可知民于令之
去不加之意而于丞拳拳保留如此人心好惡
之眞可以驗矣其從之噫一時風俗敦厚樸誠
之言足采也今濫觴極矣又盡可念聽哉夫薦
舉獨無一式乎不唯不敢亦不欲豈無道乎

宣廟曰朝廷擇守令固爲急務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考績而後黜與陟者矣大哉言乎萬曆初大學士張居正疏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爲資或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爲病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

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務為聲譽建白條陳覈
其職業反屬悲然
神廟允行之此課守令御史監司之式也嘉靖
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以為言其既曰鑽刺
方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此舉反有
以藉其口遷延日久此舉後有以招其來才如
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
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
相職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

世廟嘉納之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
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此舉邊才之式也都御
史王彰等奏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
仁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
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隆慶時
都給事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則敘
軍功非明功伐則辨心迹請自後陳乞不繇撫
按者一切駁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
懲一二以儆其餘

穆皇帝是之此舉廢陳情責撫按之式也

宣廟諭楊溥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責舉主厚教養之式也　朝廷超擢乙榜惟其功惟其能明告中外豈宜異

覘意者擇明經德行一二人如萬曆間大宗伯
袁洪愈舉孝子王敬臣授以博士乎意者擇孝
廉學識過人粹然本諸六經如近年舉瞿九思
鄧元錫輩乎薦舉既不可罷廢而思以通其變
則莫若責成撫按以農田水政義倉與除爲最
以無滯獄無寃失職而催科有法爲最舉不實
者科道白簡從事攷其虛實爲撫按殿最如大
學士高拱奏兵乃專門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
當自兵部司屬始特高其選不復他遷專備邊

方兵備之缺添設侍郎二員專備邊方巡閲總督之缺此法行而邊才自至矣又如張居正謂各衙門慎選佐貳以次代其長官不必更相調補巡撫稱職就彼加秩不遷他省兩司官亦以本司陞轉不必互遷數易此法一行人有專職而又内外相兼無以清華叢繁劇大小有等無以下位覬覦腆各安于三載六載之黜陟矣雖然課吏之法非養士之本也 國初臺諫藩臬率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既重而舉貢所

稱監生即銓入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耳至于今太學幾無士矣北雍尤甚不積分無以取士苟無士又安所用其積分如南祭酒章懋疏其言曰新例博士助教等官得選補風憲宜慎擇人而人才寥落亟行選貢之法令提學精選合學經明行修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以充貢約其名額分送兩監嗣後間一行之然後行坐堂積分之法此京師教養之本也倣宋儒胡瑗教蘇湖立經義時務二齋以其法頒

天下此郡國學教養之本也雖然猶治法也如求治人請就明問所引四臣爲鵠可乎黄䄙治交趾十八年勞輯訓飭以遷謫至者躬視疾病拔賢者與共事惠流遐裔故其去爾遂闗叛服疆吏如福者可法也楊士奇奏减泒賦東四十萬以蘇民力累疏止方面牧馬孳生以全士職奏令在京官軍撥三萬就八郡近地下屯以裕儲積請遣侍郎何文淵等督修省直備荒之政以實倉廩士奇相最久功業炳著而因事納

忠如繩愆糾繆之章一賜奏凡五上而愚尤有
感于御史舒仲成之事初
仁廟監國時仲成忤旨補外因事逮治士奇既
言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
綰不赴即位進綰前史𨗳之得罷治仲成而
降勅奬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
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特賜精粟彩
幣以旌臣直輔臣如士奇可法也胡儼之官司

成也永樂四年
文皇帝視太學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
易泰卦視學之碑
上親制其文焉師範如儼可法也況鍾奉　璽
書馳驛守蘇州悉召府胥斃其尤六人黜屬寘
貪暴六人庸懦十餘人減荒額百餘萬以百戰
武功震叠之後海內數十年休養生息盡久任
巡撫責成郡守力超遷久任與破資格均善守
郡如鍾可法也光祿寺卿蔚能起家與鍾等而

盡心職事每宴會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
嘗持一臠還家嘗率其僚請查供應器皿有
旨逮問詷其僚友曰能老矣請任之既而獨受
責降詷官南京退無後言抑何謙厚誠篤君子
哉鄉試如能可法也得若人而三途皆光何畏
乎薦舉
聖天子在上奮庸熙載咨爾有位豈出四臣下
哉